

■ 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Witold Gombrowicz

Opętani

着魔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阅 览

■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

513.43
2014/

P1

着魔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Opetani

Witold Gombrowicz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着魔/(波)贡布罗维奇著;林洪亮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28-1

I. ①着… II. ①贡…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6491 号

Opętani

Witold Gombrowicz

Copyright © Rita Gombrowicz & Institut Littérair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3-370 号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夏 宁
装帧设计:董红红

着魔

[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2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28-1/I·3951 定价:39.00 元

第一章

“难道您没有看见这里写着不许探身窗外、你把官方的禁令不当回事？”

一位脸色苍白、带着单腿眼镜的年纪较大的旅客向一位年轻人这样问道。这事发生在刚刚驶出卢布林的火车上。年轻人从窗外收回了脑袋，转过身来。

“下一站是哪里，先生？”那个探身到窗外的年轻人问道。

“我是先问你的，难道你不知道火车在行驶中是不许探身窗外的禁令吗？你应该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才能问我。”这个爱管闲事的人不耐烦地说道。此人有张呆板的脸，眼睛鼓出，一头狗尾草似的头发，肚皮上悬挂着一条金表链。年轻人立即满不在乎地答道：

“对不起。”

年轻人的这种轻松和毫不在意的回答更招致了这个眼睛鼓出的人的不满。市议员希姆齐克特别爱教训人和责怪人，要是别人不能严肃地对待他的意见，他就更难容忍了。他用不满的目光望着这个年轻人。

只见他一头深褐色头发，年纪二十岁左右，身材健壮优美。尽管其时已是夏末，傍晚气候较凉，但他身上仍然只穿着一件网

状的蓝色无袖衬衣，灰色的裤子，光脚穿着一双网球鞋。

他是个什么人？——市议员在想。——他身边带着两把网球拍，也许是这一带某个地主的儿子？可是他的双手很粗糙，指甲也是脏兮兮的，像个体力劳动者。而且他的头发也没有修饰过，一副乡下人的口音。难道这是个无产者？不，无产者没有他这样的耳朵和眼睛。可是他的嘴唇和下巴很像农民……总之，他的身份很让人捉摸不透……倒像是某种混合体。

其他的旅客一定也是同样的意见，因为大家都在窥看这个背靠墙站着的年轻人。市议员希姆齐克终于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决定放弃这场由他这样权威人士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而不被严肃对待的进一步争论。转而去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这对他说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即使在度假期间，也认为自己依然是个官员，习惯了填写各种表格。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道。

“网球教练。”

“年龄？”

“二十。”

“二十。什么，二十？你二十岁？请你回答清楚些！”市议员显得有些不耐烦和不满。

“就是二十岁。”

“那么你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呢？”市议员充满疑义地问道。他越来越不喜欢他这个被询问的对象，他总是对那些迅速而匆

忙回答他问题的人抱有怀疑的态度。长年的官场实践让他明白，像这样的个性一般在良心上都有过什么问题或者抱有某种企图……小伙子回答道：

“我要到不远的一处庄园去，我是应约去当教练的。”

“啊，”市议员大声道：“你是要到波韦卡的奥霍沃夫斯卡家去的吧？是不是？真的！我马上就猜到了，因为奥霍沃夫斯卡小姐似乎天生就是个网球手。你要在那里待多久？”

“啊……我也不知道，要看事情的发展。我去是要修理网球拍，平整网球场，陪那位小姐练球，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和她打球。”

“我也是要到那里去的。”市议员乘机解释道，并向年轻人伸出手去，轻声说出：

“我是希姆齐克。”

这位教练员也躬身应道：

“我是瓦尔查克。”

这时候一位神情冷漠的老人朝他们走来，他从一开始就很留心在听他们的谈话。“啊，先生们是要去波韦卡？”他大声说道，“真是太巧了，我也是要到那里去的。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他转向市议员说道，“我是斯科林斯基，教授，确切地说是艺术史家，切斯瓦夫·斯科林斯基。您是去庄园旅馆的吧？我向您保证，你的选择完美无缺。波韦卡庄园，不是旅馆，而是个天堂。我有时真的很乐意看到这家地主破产了，她才会把庄园开办成

旅馆，因为一个人要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只有在乡村。我在那里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这次只是短暂地去了一趟华沙，现在又返回来了。先生，那里真是个优美的地方！还有，马雅·奥霍沃夫斯卡小姐，你未来的那个网球伙伴，”他朝向年轻的教练，“也坐在这趟火车上。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斯科林斯基，教授，确切地说是历史学家。我本想把你们介绍给她的，但我不想贸然行事，因为她是和未婚夫……不如说是她的未婚夫和霍尔桑斯基公爵在一起。你知道，这位公爵来自波韦卡附近的美斯沃奇。她的未婚夫霍拉维茨基先生，是公爵的秘书，和公爵同住在一个包厢里。而可怜的马雅小姐，则住在隔壁的另一个包厢里。公爵是个……”他用手指了指额头，“因此秘书不能离开他半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应去妨碍这一对年轻人。”

火车在夕阳西下中以单调的轰隆声飞驰在忧郁的深绿平原上。两旁越来越多的树木一闪而过。火车越来越频繁地穿越在小松树的丛林中间。两位老先生沉浸在他们的交谈中，而马里安·瓦尔查克——这位卢布林“团体”俱乐部的教练员，却在望着窗外疾驶而过的景致，还一边吹着口哨。他感到无聊之极。他总是觉得很无聊。有时无聊得都让他完全受不了。于是他便在火车上游荡起来。

他现在正走在头等车厢里，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有一个小包厢激起了他的巨大兴趣。

“这个坐着的一定是公爵，”他想。他装着照照门上的镜子

梳理一下头发，便朝包厢里面望去。

里面的情景的确很特别。行李架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看起来是只老古董。敞开的梳妆奁让人想起它是拿破仑时代的产品，威严地躺在廉价的粗羊毛毯上，不过这是由工厂制作的。一根镶有图案的象牙手杖，旁边是一把损坏严重的雨伞。四周围还摆放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盒子，装有食物的小包和小瓶子，这一切都让人想起那个四轮驿车的时代。

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奢侈和廉价的物品中间，那位瘦小羸弱的老人正在打盹，头靠在绣花枕头上，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古老的衣服，右膝上还有个补丁。不过他的脸上除了有一种激起怜悯的天真表情外，还显得非常的威严和高雅。大家第一眼就能看出，坐在他对面的那个身穿考究西服的英俊先生顶多不过是这位威严人士的秘书和幕僚。这位秘书手里拿着一本打开了的书，但他并没有去读，只是眼睛望着窗外在沉思。

突然那个高贵的老人打了一个喷嚏，睁开了眼睛。他眼睛刚睁开，便看见有个年轻人在注视着自己，于是他的那双细小的蓝眼睛也睁得大大的鼓了出来，像是看见了幽灵。他的脸涨得通红，试图想说什么，他的嘴唇动了一动，立即尖声叫了起来：

“弗兰尼奥，弗兰尼奥！”

他伸出双手。他的秘书把视线从窗外收了回来，用一个快速的动作把门上的帘子拉好。

瓦尔查克并不很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认为自己该离

开这里，于是他朝下一个包厢望了过去。在这里他又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刚刚过去的那一幕很相似，不过在其他方面它却是绝对的不同。那就是：乘坐这间包厢的是一位年轻姑娘，而且她还睡着了。

“啊哈，这一定是奥霍沃夫斯卡小姐。”他想。

他看不见她的脸，因为被她的肩膀遮住了，但他对她的睡觉姿势深感惊异。她穿着讲究，她那苗条而轻巧的躯体蜷缩在角落里，双脚横搁在对面的座位上，膝盖高高地曲起，身躯侧卧，头比脚低。谁要是想让自己睡得更加舒服些，他就绝不会采用这种奇怪的甚至是丑态毕露的睡姿。他真想摇摇她的肩膀向她大喝一声：“您是怎么睡的！”

“她对自己一点也不关心，”他嘟哝着，“她也不尊重自己。她毫不在乎是头比脚低，还是脚比头低……但她确实很高雅。”

火车在单调的轰隆声中飞驰前进，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和跳动，熟睡的这位小姐也在晃动着。他以莫大的好奇心望着她，以至于他连自己身在何处、要到哪里去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并不那么令他喜欢，他宁愿要年龄较大、身材宽些的女人。但是她身上有一种让人看不够的东西。他最终明白了：

“她的睡姿完全和我一样！”他想到。

的确，有多次出现过，他晚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就是这样的姿势，为此还常常遭到同事们的讥笑。不错，他这样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可是个高贵的小姐，这样睡就没有尊严了——像是睡

在兵役局里的板凳上——他这样想道：真有趣，她是奥霍沃夫斯卡吗？

她的风衣正好挂在门边的挂钩上。从风衣口袋里露出了白信封。他犹豫再三，但好奇心胜过了良心。他把信抽了出来，看了一下睡着的小姐，便读了起来。是的，这就是她。信是写给马雅·奥霍沃夫斯卡的，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马耶奇卡：

如果你想在华沙多待几天，你可以大胆地住下，我在这里完全可以应付。至于房客，遗憾的是，非常之少。可怕的是，在我们这样诚实的古老家庭里不得不去接待陌生的人。这有什么办法呢！这至少可以让他们付钱给我们！不过我现在想对你谈谈别的事情，有关你和亨利克先生的订婚问题。

我最亲爱的孩子，你知道我是多么关心你的幸福。我给你完全自由的决定权，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听从我的意见的。但是你的深藏不露让我非常痛苦。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在一起，我还给你写这样的信，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我老实地承认，我不知道怎样来和你交谈。

在最重要的和最亲密的事情上不能和女儿进行交流，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的难堪。然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有许多事情我能和完全陌生的人迅速进行交谈，

胜过和你。

我亲爱的女儿，你不要生气我写的这些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而我为了你也会付出生命，但是我们缺少共同的语言。因此我便利用这种身体上的距离，试图用信的方式来向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记住这些话，以后我们不再谈及，好不好？

有段时间以来，我是那么地担心你，以至我在闲暇的每时每刻都在为你提心吊胆。

我担心你的美貌，担心你的青春，我宁愿你少点自信，这怎么说呢？我能感觉到你的固执，自尊，对幸福的无限渴望。我知道你是那样地渴求上流社会，而我们的这种单调的乡村生存环境是远远不能满足你的，因此你会为了能过上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不顾一切。

你认为亨利克能给你这一切吗？你是否真的爱恋他，还是仅仅为了能离开这里而借助于他？也许你甚至算计好了，过了几年之后你便把他甩了？

此外，如果你对他有某种倾心，那么这种倾心是否基于你们天性的相近，因为你们都有一种对享受的无法满足的渴求。有时我有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不尊重他自己，你也不尊重他。这简直就是两匹野兽之间的相互算计和生活组合。啊，上帝，我都写了些什么！那就让它这样吧。如果我错了，如果这仅仅是因为一个像我这样生活在别的时代有

着别的理想的老妇人对你们这些年轻人缺乏理解，那你也不要把我看得很坏。

不过你要想到，这些想法是多么折磨人的。今天的世界对我说来已变得日益可怕和不可理解。你们没有尊严，你们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你在华沙收到的钱尽可以用掉，因为我意外地收到了李普科夫斯基寄来的一千三百兹罗提。我已经不习惯拥有这样一笔巨款，我真的很怕把这笔钱存放在家里！我现在把它放在你衣柜的左抽屉里。我请你不必考虑你的开销，到化妆品商店去购买你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你经常要用，你一定要买到！这真是可怕，我自己还得为发展你的享受需要而忙碌，但我太喜欢你了！我希望你在华沙这几天能玩个痛快。

你不要生我的气，我的孩子，好好想想我写的这些话。要在我面前装着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你爱我吗？

妈妈

瓦尔查克把信放回到她的风衣口袋里。

是的，她就是奥霍沃夫斯卡小姐，一位富有才华的网球手，从明天起他就要接近她，成为他未来的搭档。啊哈。她想嫁个有钱的丈夫，的确，谁不会这样想哩？每个这样的小姐都想嫁个富有的丈夫，好去享受生活。我也会如此！他想到这里便笑了

起来。

火车开始减速了。他回到自己的车厢，市议员希姆齐克和斯科林斯基教授已经取下了行李箱，穿好了风衣。车厢晃动了几下便停住了。

“快下车！火车只停留两分钟！”教授大声喊道。

第二章

“有来自波韦卡的车吗？”

当市议员希姆齐克来到火车站前的台阶上，便对着前面大声问道。跟在他身后的是提着两只箱子和一包毯子的搬运工。

市议员没有得到回答，使用更大的声音再问了一遍。一群在此打闹的孩子们对此毫无反应。

希姆奇克笔直朝其中的一个走去，想立即得到回答。可是当他向他提问时，他们只是看着他，像在看一个怪物似的。

“他还会大喊大叫哩！”最小的一个孩子边挖着鼻孔边叫道。

这招致了市议员的不满，他满脸通红。不过他立即冷静了下来，因为有人从后面碰了他一下。

“对不起，”市议员望了身后一眼说道：“请您注意一点，您的背包碰着我了。”

“什么？我？我的包碰着您了？那我向您道歉一百次，”教授大喊道。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背包碰巧撞在了市议员的臂膀上。“啊，我看见什么啦！是马雅小姐！先生们，请允许我做一番介绍。这位先生是……”

“财政监管员希姆齐克，”市议员希姆齐克自我介绍道，并补充了一句：“关于我的到来我是打过电报的。”

“我道歉一百次，希姆齐克。这位是文齐克先生……打网球的……”

“真是好极了。”奥霍沃夫斯卡小姐边朝他们伸出手去边说道。“我们都能坐下，还有一辆小车是装行李的。”

马车驶近前来。她和教授坐在后座上，市议员和瓦尔查克坐在椅凳上。马车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穿行在稀疏的林木间，这里和那里，通过开阔的远景可以看见沉闷平坦而又广阔的地域。

夕阳已西下，寂静得让耳朵难受。他们都沉默不语。而森林却从未离开过视线，现在道路穿行在草原上，草原上长着稀疏的矮树丛。

“多美的地方！”市议员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的。这里是荒野、贫穷和悲苦。”马雅小姐大笑起来。瓦尔查克觉得这笑声很熟悉，于是他便专注地望着她。她说话的声音特轻，不知道这是出于调侃，还是其他原因，但这给了她一种神秘的色彩。可是他从那里熟悉这笑声呢？在他的熟人当中谁会这样地笑呢？突然间，他的心跳竟莫名其妙地剧烈起来。

“怎么搞的？真见鬼！”他心想。

黑暗降临了，夜幕把树木的根部都淹没了，月亮在草场上空冉冉升起。狗在远处的村庄吠叫。瓦尔查克无法承受那种奇异不安的感觉，于是他尽力把眼光转向不断增强的黑暗，他有时觉得这是在做梦。一辆古老的、至少一百年来不再使用的马拉轿

车，由四匹壮马拉着，发出隆隆的吱嘎的响声和铁的叮当声，从他们近旁疾驰而过，消失在尘雾中。

“这是怎么回事?!”市议员大声说道。

教授弯着身子，好奇地望着消失在远处的那辆笨重马车。

“那是美斯沃奇的公爵。”他说：

“是的，”马雅说道：“这个可怜的人也是从华沙回来的。您还不了解这一带最大的奇景。”她转向市议员，“美斯沃奇离波韦卡只有几公里。我们现在正行驶在美斯沃奇的领地上。”

“可他为什么还使用这样的交通工具，好像是在波娜女王的时代。”希姆奇克惊异地说道：“它既不舒适，响声又很大。”

“为什么？因为他的脑子有毛病。”教授大声道：“就是这样，我的市议员！年老的公爵从不记得的年代起就是一个——用较温和的名词来表达——怪人。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还去了华沙，因为他从不把他的鼻子伸出自己的城堡外。亨利克先生和他在一起一定有不少的麻烦。”他转身对奥霍沃夫斯卡小姐说道。

“那当然。”她答道：“亨利克费尽心力才把他说通去做这次旅行的，这是业务的需要。在华沙，他要亨利克不得离开他寸步。”

“您看看，您看看！”教授对市议员大声说道：“从这里就能看见城堡，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太黑了。”

不过，这时的月光已把宽广无垠的一脉平川照得明亮灿烂，

这里和那里矗立着奇幻般的树影。在银色的世界里出现了白茫茫的水面，那是莫哈维兹河把它的河水缓慢而懒散地漫流到了平地上，形成了一大片水洼地，几乎让人无法前行……

宽广平静的水面出现在市议员的眼前。如果不是在那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长满了柳树、芦苇和水竹，那就可以称它为湖了。不过它看起来像洪水，而不是湖，或者是许多单个的池塘。许多地方的地和水交织在一起，让人很难说出是哪一种自然元素占了上风。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个让人失望的平坦无奇的景观上，却有一座高高的山峦屹立于水面之上，真不知道它怎么会出现在这片陆地上的。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山上的那座巨大建筑物。

希姆奇克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那些轮廓，但他能感觉出那里有一大堆石状物，从这堆石状物中伸出了一座高塔，大约有七层楼高，已经破损不堪，塔顶更是毁坏了。高塔昂首屹立在城堡之上：孤独、庄严、威武……夜雾渐渐把它的基座淹没了。

“这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市议员高声叫了起来。

“是的。”教授应道：“一百七十个房间、厅堂、过道以及你想要的空间！可是这些对于一个艺术史家来说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您要注意，它们缺少风格、品位。残破不堪，漠不关心，这就是那些处在完全衰败状况下的典型豪宅。在波兰，正如您所知道的，”他以教导者的口吻继续说道：“建筑方面的古迹本来就不